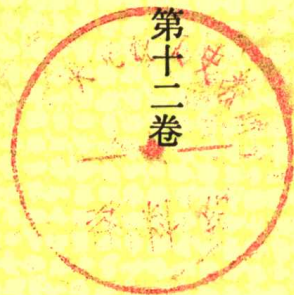


老舍文集

第十二卷



老舍文集

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老舍文集(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5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插页8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0019·4184

定价 3.40 元

第十二卷说明

本卷收入《全家福》、《宝船》、《神拳》、《荷珠配》、《火车上的威风》、《秦氏三兄弟》六部话剧及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儿童歌剧《青蛙骑手》。

《全家福》写于一九五九年，发表于同年三月《收获》第二期，同年八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

《宝船》写于一九六一年初，发表于同年三月《人民文学》，同年十二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初版。

《神拳》(又名《义和团》)写于一九六〇年，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剧本》二、三月号合刊，一九六三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初版。

《荷珠配》(据同名川剧改编)写于一九六一年，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剧本》，一九六二年四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初版。

《火车上的威风》(据自己的短篇小说《马裤先生》改编)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剧本》。

《秦氏三兄弟》(《茶馆》前本)写于一九五七年，发表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月》第六期。

《柳树井》(曲剧)写于一九五一年，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一月《说说唱唱》，一九五二年二月由宝文堂书店初版。

《青霞丹雪》(京剧)写于一九五九年，同年七月由北京出版社初版。

《青蛙骑手》(儿童歌剧)写于一九六〇年，发表于同年六月

《人民文学》，后收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宝船》内。

本卷所收作品，凡出过单行本的，均据初版本作了校勘。



老舍一九六五年于日本

全家福 (三幕七场话剧)

第一幕

第一场

时：一九五八年初夏

四十岁

地：北京某胡同内。

人：平海燕

王仁利

李修桂

林三嫂

刘超豪

井奶

李天祥

幕启：某胡同的一株大槐下，枝叶刚出芽。平海燕立，王

仁利倚槐而坐。

平海燕：怎样啊？

王仁利：行了，不要紧啦！

平海燕：我防送到医院去看，她

王仁利：不用，不用，刚才我心脏刚停，现在过了，

你放心吧，张国立，

刘超豪

第十二卷

目 录

全家福

第一幕.....	4
第二幕.....	27
第三幕.....	52

宝船

第一幕.....	71
第二幕.....	83
第三幕.....	99

神拳

第一幕.....	112
第二幕.....	128
第三幕.....	140
第四幕.....	166
后 记.....	182

荷珠配

序 言.....	189
第一场.....	193
第二场.....	207
第三场.....	215
第四场.....	219

第五场	225
第六场	231
火车上的威风	241
秦氏三兄弟	
第一幕	257
第二幕	294
第三幕	314
第四幕	336
柳树井	353
青霞丹雪	391
青蛙骑手	459
一些说明	522

人 物 表

诸所长——男，三十岁左右，党员，某派出所所长。

平海燕——女，二十四岁，团员，民警。

刘超云——男，二十多岁，民警。

李珍桂——女，四十七八岁，街道上积极分子。王仁利之妻，李天祥的继母，原名王桂珍。

李天祥——男，二十七岁，复员军人。

王仁利——男，五十来岁，运输工人。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

王仁德——男，四十多岁，仁利之弟，莲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员。

王秀竹——女，二十五岁，工人。

王新英——男，二十岁，学生。

丁 宏——男，二十六岁，工人，秀竹的未婚夫。

沈维义——男，十九岁，新英的学友，团员。

林三嫂——女，三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井奶奶——女，八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于 壮——男，二十多岁，民警。

唐大哥——男，三十多岁，工人。

唐大嫂——女，三十岁，唐大哥之妻。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五八年初春，早晨。

地 点 北京某胡同内。

人 物 平海燕 王仁利 李珍桂 林三嫂 井奶奶 刘超云
诸所长 李天祥

〔幕启：某胡同的一株大树下，树叶刚出芽。平海燕立，王仁利倚树而坐。〕

平海燕 怎样啦？大叔！

王仁利 行了，不要紧啦！

平海燕 我陪您到医院去看看吧？

王仁利 不用！不用！刚才我心里一阵闹得慌，现在过去了！
好姑娘，好同志，甭管我啦！我再定定神，就可以去上班！

平海燕 那我可不放心！您要是不愿意上医院，我把您送回家去，然后打电话给您请半天假吧？

王仁利 别，别请假！工作正紧张，我哪能动不动就请假呢？
(立)

平海燕 那么，我去给您找点开水，喝完再走？

王仁利 也不用，好同志！唉！同志，你知道吗？在解放前，我专受警察的气！

平海燕 您从前……

王仁利 卖力气吃饭，什么都干过，也蹬过三轮儿。哼，一想起当年的警察，再看看今天的警察，真，真是一言难尽！我受过多少欺侮啊！

平海燕 您受的那些气呀，我也赶上了个尾巴！

王仁利 你比我幸福多了，姑娘！我呀，并不比那时候街面上的任何人特别坏，可也不特别好，没作过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发愧！

平海燕 那时候您就恨旧社会！

王仁利 同志，那时候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出个坏主意，报复一下！

平海燕 您举个例子吧！

王仁利 啊——在北京沦陷时期，人人得给日本兵行礼！有一天我故意慢行礼。日本兵好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拉上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我也好好地揍了他一顿！

平海燕 大叔，您有根！

王仁利 别叫我脸上发烧了吧，同志，我有什么根哪？我没作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

平海燕 您现在可是挺好啊！

王仁利 现在我要是再不要强，还算个人吗？北京一解放啊，救了我的命！

平海燕 您现在是……

王仁利 去年还蹬三轮，现在是运输工人了。

平海燕 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王仁利 很好！很好！

平海燕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王仁利 （回答不上来）有……啊，有……同志，谢谢你，我行啦，
赶紧去上班！（欲走）

〔李珍桂上。

平海燕 大叔，我陪您走几步吧！（同王走）

王仁利 同志，同志！你回去吧，回去吧，我真行啦！

平海燕 我跟你走几步，看看您是不是真行啦！

王仁利 好，你看！（大步走，平随下）

李珍桂 （呆呆地看着王的背影）他？他？他上这儿干吗来啦！
莫非……

平海燕 （回来）李大妈，我问您上哪儿去？您干吗直勾勾地发楞啊？

李珍桂 （不愿意回答）啊，啊，我上车站接我的儿子天祥去！他复员了，回来住几天，然后到工厂搞生产去。

平海燕 天祥就回来？那可真好！

李珍桂 是呀！我说，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

平海燕 不认识。他走着走着直晃悠，我把他搀到树下边坐了一会儿。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好象不愿意说。

李珍桂 不愿意说……

平海燕 哟！我忘了告诉他，我们管替人民寻亲觅友。难道他也许把家里的人丢啦？解放前那些年，天下大乱，有多少多少人家丢了亲人！

李珍桂 还不光丢了啊，我的好姑娘！卖儿卖女的事多得很呢！
那个人不住在咱们这溜儿吧？

平海燕 我没问他在哪儿住，他不象是咱们这一区的。

李珍桂 也没问他姓什么吗？

平海燕 问啦，他姓王，从前是蹬三轮的，现在是运输工人。

李珍桂 噢……

平海燕 怎么啦？李大妈！

李珍桂 没，没什么！我既作街道工作，就得关心别人哪！

平海燕 在您当治保委员以前，您就爱帮助别人！

李珍桂 你真会鼓励我！好，我快走吧！

平海燕 我给您叫辆三轮吧？

李珍桂 不用！我会坐电车去，一会儿就到！噢，再告诉你一件事，小平！我们院子的林三嫂，前些日子，不是逛厂甸把孩子丢了，叫小刘同志给找回来了吗？

平海燕 是呀，林三嫂三十好几了，还象个孩子，喇喇忽忽的！

李珍桂 从那天起，她积极起来，进步的还真不坏哩！咱们都得给她打气，对不对？

平海燕 对！我马上看看她去！您快走吧，大妈！

李珍桂 我马上走！一会儿就回来，我想准有大汽车送我们！

（下）

〔林三嫂挑着水桶出来。〕

平海燕 三嫂！挑水去呀？

林三嫂 是呀，我挑，省得又麻烦你们的小刘同志啊！

平海燕 哼，恐怕小刘不见得高兴！

林三嫂 他不高兴，我们可全高兴了呢！李大妈，我，还有全院的人都说了：咱们院子里这么多人，可是天天小刘同志来给井老奶奶挑水，说不下去！今天由我开个头儿，我抓早去挑，挑满了缸！

平海燕 三嫂你真行！

林三嫂 好嘛，就专凭小刘同志给我找着了孩子，我也得卖卖力气！你看我多么马虎呀，净管自己看这个看那个，会把小虎儿给丢了！

平海燕 好在不会真丢了！

林三嫂 那不是因为你们真负责任吗？好家伙，别说真丢了，丢一会儿还差点把我急死呢！

平海燕 三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您也出去找点工作，跃进一下，不好吗？

林三嫂 是呀，我也想过啦，在家里跃进不起来呀！

平海燕 对！得出去加入个什么组织！

林三嫂 可是呀，就怕老林不愿意！

平海燕 请李大妈劝劝他呀！大伙儿不是都愿意听李大妈的话吗？

林三嫂 对！

〔井奶奶出来。〕

平海燕 老奶奶，您好哇？好几天没看见您啦！

井奶奶 （开玩笑地）你这个姑娘不想着老奶奶嘛！看人家刘同志，林三嫂，真跟我的亲儿女一样！

平海燕 论岁数，我得是您的孙女，老奶奶！

井奶奶 哎！你们真叫我这老婆子心里痛快啊！八十岁了，没想到你们对我都这么好，叫我还想再活八十！三嫂啊，挑半桶吧，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水！

林三嫂 半桶哪行呢？小刘同志待会儿一看，缸没满，他准得又去挑！

井奶奶 真是的，谁见过当巡捕的给老街坊挑水呢？

林三嫂 老太太，现在不叫当巡捕的，叫人民警察！

井奶奶 我知道啊！可是，五十年前的话呀说着顺嘴儿！

平海燕 老奶奶，您也不光说五十年前的话，对眼前的事也挺关心的！

井奶奶 真会说话呀！你的话就好比玫瑰花儿张开了嘴儿，一股子香味儿钻到我心里去！嗯，嗯，我得告诉你：李大妈呀，刚才上车站接儿子去了。

平海燕 是呀，我刚刚碰见了她，她高高兴兴的！

井奶奶 高高兴兴的？在她出门之前，我去让她喝我一碗刚沏好了的茶。她呀，在屋里掉眼泪呢！

林三嫂 掉眼泪？那不象李大妈呀！她是咱们这儿的积极分子，不管风里雨里，什么事都走到前面，没皱过眉，干吗掉眼泪呢？难道她不爱她的儿子天祥吗？

井奶奶 三嫂，你可千万别乱说！她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死啦，她只带着天祥，母子俩呀寸步不离，别提多么亲热啦！

平海燕 您没问过李大妈，她的老伴是谁，从哪儿搬来的？

井奶奶 问过，她只说是由城外头搬来的，别的呀，什么也不说！

平海燕 城外头还有什么亲戚吗？

井奶奶 天祥告诉我，他还有个叔叔！

林三嫂 说也奇怪，这几年了，咱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叔叔！

井奶奶 三嫂，我可不准你刨根问底地去问李大妈！你的嘴笨，说话没有分寸！

平海燕 对，三嫂，老奶奶想的对！咱们都愿意帮助人，可别叫人家觉得不好受！

林三嫂 哎！我就是个爆竹筒子！好，我多干事儿，少说话！可是老奶奶也爱发脾气，不象李大妈那么有耐心，会说

服人！

井奶奶 反正我比你强点！

平海燕 老奶奶，您想，李大妈干吗掉眼泪呢？

井奶奶 我猜呀，莫非她还另有儿女，所以一听说天祥回来，勾起来伤心？

平海燕 嗯！您想的有点意思！老奶奶，您得下点工夫，随机应变地问问李大妈和天祥。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别人掉眼泪呀！

林三嫂 哼，我就不掉眼泪。遇见难事，我哇哇地哭！（看见刘超云来了）哟！小刘同志来了，我快跑！（跑下）

刘超云 （赶过来）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您叫林三嫂给挑水啦？

井奶奶 哪是我的主意呀，她自己要去！得啦，谁挑不一样啊，反正我老婆子沾了大伙儿的光！

〔诸所长走来。

诸所长 井奶奶！您好啊？

井奶奶 好啊！诸所长！来，说会儿话吧！

诸所长 不啦，我有事去！小平，你回去查一查拣来的失物，有到期上交的赶紧交上去，我一会儿就回来！老奶奶，再见！（下）

平海燕 我就去，所长！老奶奶，过两天，天长点儿，我来给您拆洗被子！

井奶奶 那就更不敢当啦！再说，李大妈已经定下了，你说晚啦，好姑娘！

刘超云 小平，你去吧，我招呼着老奶奶！

平海燕 老奶奶，再见！有什么事只管叫我们作，我们都是您的